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### 第一五三回 中和園書生聽戲 昇平班觀察開筵

且說姚觀察聽了秋谷的話，便對他說道：「你的話兒卻是不错。京城裡頭自從庚子以後，果然變了一個風氣。但是這個裡頭也有一個道理，你聽我慢慢的和你講究就是了。你可知道以前的時候，他們那班大老大家都叫相公，不叫妓女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

秋谷道：「大約是為著那班相公究竟是個男人，應酬很是圓融，談吐又狠漂亮，而且猜拳行令，樣樣事情都來得。既沒有一些兒扭捏的神情，又沒有一些兒蝶狎的姿態，大大方方的陪著吃幾杯酒，說說話兒，佝肩攜手，促膝聯襟，覺得別有一種飛燕依人的情味。不比那些窩子裡頭的妓女，一味老著臉皮，醜態百出，大庭廣眾之地，他也不顧一些兒廉恥。別人講不出來的話兒，他會講得出來；別人做不出來的樣兒，他會做得出來。若是面貌生得好些，或者身段談吐漂亮些兒也還罷了，偏偏的一個個都是生得個牛頭馬面，蠢笨非常，竟沒有一個好的，那班大老那裡看得中意？妓女既然是這個樣兒，自然是萬萬叫不得的了。那班大老卻又覺得不叫一個陪酒的人席上又□分寂寞，提不起興趣來，所以每逢宴會一定要叫個相公陪酒。」

這就是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的原因了。」

姚觀察聽了道：「你的話兒雖然不错，卻還有一層道理在裡頭。京城裡頭的妓女自然斷斷叫不得。就是和上海的信人一般，百倍嬌柔，□分漂亮，這個裡頭也到底有些窒礙。為什麼呢？做妓女的究竟是個女子，比不得當相公的是個男人，憑你叫到席上的時候，怎樣的矜持，那般的留意，免不了總有些兒淫情冶態在無心中流露出來。這班當大老的人一個個都是國家的柱石，朝廷的大臣，萬一個叫了個妓女陪酒，在席上露了些馬腳出來，體統攸關，不是頑的，倒不如叫個相公，大大方方的，沒有什麼奇形怪狀的醜態發現出來。你想我的這一席話可是不是？」秋谷拍手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你的一番說話正和我心上的意見相同，不過我放在心上，沒有講出來就是了。」

姚觀察又道：「庚子以前，京城裡頭的妓女都是些本地人，梳著個乾嘉以前的頭，穿著一件宋元以後的衣服，紮著個褲腿，挺著個胸脯。我們南邊人見了他這個樣兒，那一個敢去親近他？那一個見了不要退避三舍？如今的妓女，卻比那庚子以前大大的不同了。那些下等的妓女依舊是本地人，不必去說他。那班上等的妓女卻大半都是南邊人了。雖然揚州、鎮江的人多，蘇州、上海的人少，卻究竟比本地人高了好些。所以以前不叫妓女的，如今也漸漸叫起妓女來。但是那班大人先生宴會的時候，叫了個妓女在席上拉拉扯扯的，畢竟有些不雅。所以到了如今，叫妓女的人固然很多，叫相公的人卻也不少。但是像以前那般的實事求是，要想中阿行兩，陸地操舟的，卻是絕無僅有的了。」

秋谷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據這樣的看起來，大約妓女裡頭是優長的占了勝點，劣陋的居於敗點；相公里頭卻是上流的天演競存，下流的就漸漸人於天然淘汰之列了。」姚觀察聽了笑道：「不错，不错。妓女裡頭雖然給外路人占了勝點，那班本地人究竟還不至於到天然淘汰的地位。那班相公里頭的下流，如今卻當真沒有一個人去請教的了。雖然是社會上風俗的遷移，卻究竟逐羶的人多，附臭的人少，這也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。」秋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以前那些專做這個生意，開拓後庭，肉身佈施的人，如今又怎麼樣呢？」

秋谷說到這裡，只見那幾個相公的臉上都不覺紅了一紅。小菊卻拉了秋谷一把道：「章老爺，這些事情還去提他做什麼，我們來猜拳罷。」說著把眼睛微微的向秋谷斜了一斜，伸出一個粉團一般的拳頭來，和秋谷猜了五拳，秋谷倒輸了三拳。

小菊直打了一個通關，也吃了七八杯酒，吃得個兩頰生紅，星眸斜睇，覺得越添了幾分風韻。秋谷趁著他們大家猜拳的時候，細細的打量這幾個叫來的相公，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都狠有些媚媚動人之處。暗想：怪不得他們那班人一個個都只叫相公，不叫妓女，原來相公也有相公的好處在裡頭。想著，便不由得回過頭來看看小菊一眼。小菊見秋谷看他，便尋些說話出來和秋谷講論。兩個人談了港，竟是密密切切的長談起來。直至姚觀察要打通關，方才打斷了他們兩個人的話。

姚觀察見他們兩個人談得津津有味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人講的什麼話兒，講到這般密切。」小菊道：「我們講的都是些京城裡頭的事情，不是什麼體己話。」姚觀察大笑道：「我不過問了一句，並沒有疑心你們講的是體己話，你何必這樣的心虛？」小菊聽了笑，也不言語。秋谷也只是微微的笑，不說什麼。姚觀察對著眾人說道：「以前我同著秋谷住在上海的時候，不知怎樣的，他做的信人□個裡頭倒有九個和他要好的。你們只看今天小菊到來，和他並不相識，就是這般的談談說說，熟落非常，好象他身上含著電氣的一般，有天然的吸引力，可以吸得動人。這個裡頭不知是怎麼的一個道理？」眾人聽了，大家都笑起來，都爭著要問秋谷究竟有什麼秘訣。

秋谷道：「講起這個裡頭的關節來，一時就講也講不盡許多，只好略略講個大概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把那些對付信人的法兒，略略的說了幾句：如何如何的逢場作戲，認不得真，一認了真必定是自家吃苦；如何如何的隨機應變，不可拘泥，看著信人用出那一等的手段來，便是那一等的對付。眾人聽了一個個都點頭稱是。小菊暗暗的把秋谷拉了一把。秋谷回過頭來，小菊笑容滿面的把一個大指對秋谷伸了一伸。秋谷倒覺得有些兒不得勁兒起來，也對著小菊搖一搖頭。不提防被對座的金星精金部郎看見，對著姚觀察笑道：「他們兩個人果然有些意思，你的話兒委實不错。」大家聽了哄然一笑，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望著秋谷和小菊兩個人。看得小菊臉上竟紅起來，立起身來走到簾下去看花，只作不曾理會。

大家又說笑了一回，吃過了飯，一班相公都要回去唱戲，便急急的告辭回去。

婚觀察同著章秋谷等略停一停，便大家同到中和戲園來，揀了一間廂樓，大家坐下。

看那戲目時，只見排著水仙花的《翠屏山》，金秀山、朱素雲的《飛虎山》，龔處的《目蓮救母》，王俊卿的《三岔口》，譚鑫培的《文昭關》。只有這幾個人都是狠負時望的，那以前的幾齣配戲，都是些無名小卒，不必說他。

一連唱過了三齣配戲，方才是金秀山、朱素雲的《飛虎山》上場。金秀山起李克用，朱素雲起李成孝，兩個人唱得工力悉敵。那朱素雲的喉音高亮非常，聲聲合拍。不比上海的那班唱小生的唱起《飛虎山》來，不是喉音太高，和老生不相上下，便是腔調太低，像了文小生和花旦。秋谷聽了不覺擊節道：「這才算是武小生的正宗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龔處的《目蓮救母》也唱得淋漓頓挫，沉鬱得神。水仙花的《翠屏山》雖然唱工做工都還不差，無奈年紀大了些兒，台容未免差些。王俊卿的《三岔口》也做得翻騰跌撲，色色到家。

臨了兒，方才是小叫天的《文昭關》。出場的時候，大家先轟雷一般的喝了一聲采。這個小叫天，是中國伶人裡頭天字第一號的人物，自然的台步氣概比別人來得不同。等得唱到「一輪明月」一段的時候，除了場上胡琴鼓板的聲音，那樓上樓下擠得水泄不通的看客，大家都斂息寧神，側耳細聽，偌大的一個戲場竟沒有一些兒聲息，就是丟掉一根繡花針的聲音也聽得出來。秋谷也跟著眾人側著耳朵，一字一句的細細聽去。只覺得叫天兒的喉音高低上下，圓轉如意，他自己要怎麼樣便是怎麼樣，聲韻圓活，音節沉雄，一字數頓，一頓數轉，卻又並不依著一定的節拍。

有的地方本來沒有搖板的，他隨意添上幾板；有的地方本來是有搖板的，他卻驀然截住，憑著自己的意思翻來倒去。憑你唱到那極生極澀的地方，他卻隨隨便便的一轉便轉了過來，不費一些兒氣力，真個是清朝明堂之樂、黃鐘大呂之音。又好象天馬行空，飛行絕跡，凡間的羈勒，那裡收得住他？秋谷聽了，由不得也跟著眾人喝起采來。姚觀察等也大家嘖嘖稱賞，多說叫天兒是曲中神品，別人唱起來那裡有他這樣雍容大雅、裂石穿雲？

等到叫天兒的《文昭關》唱完，已經差不多有六點多種。姚觀察便邀眾人一直到小蘭那裡去。到了那裡，小蘭同著小菊都接出來，小蘭便請眾人到他房裡坐下。

眾人進去看時，只見是一間大大的屋子，隔作一橫兩豎的三間。靠東首的一間是小蘭的臥房，外面兩間做了客座。壁上掛著許多條對，都是些大人先生的親筆。屋中陳列著許多古玩，湘簾宰地，冰簟當鳳，花氣融融，篆香裊裊，別有一種瀟灑的樣兒。房屋中間放著個大大的玻璃冰桶，冰桶裡頭浸著許多蓮子和菱藕。章秋谷同著姚觀察等剛剛從戲園裡頭出來，雖然北邊天氣，六月裡頭不見得十分炎熱，那稠人廣眾的地方未免總有些汗香人氣，大家心上都覺得有些煩躁。一到了這個地方，恍如到了清涼世界的一般。更兼小蘭和小菊，親自把冰桶裡頭剝現成的蓮子取了許多出來，放在白磁盤子裡頭，請眾人大家隨意吃些，真個是涼澀齒牙，芳回肺腑。秋谷笑道：「怪不得如今那些大人先生，成天的愛在相公堂子裡頭混鬧。這般的地方委實是天上瓊樓，人間瑤島。」正是：

珠喉玉貌，雲郎之風格何如？雪藕調冰，公子之豪情未已。  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